

女

十
美女作家批判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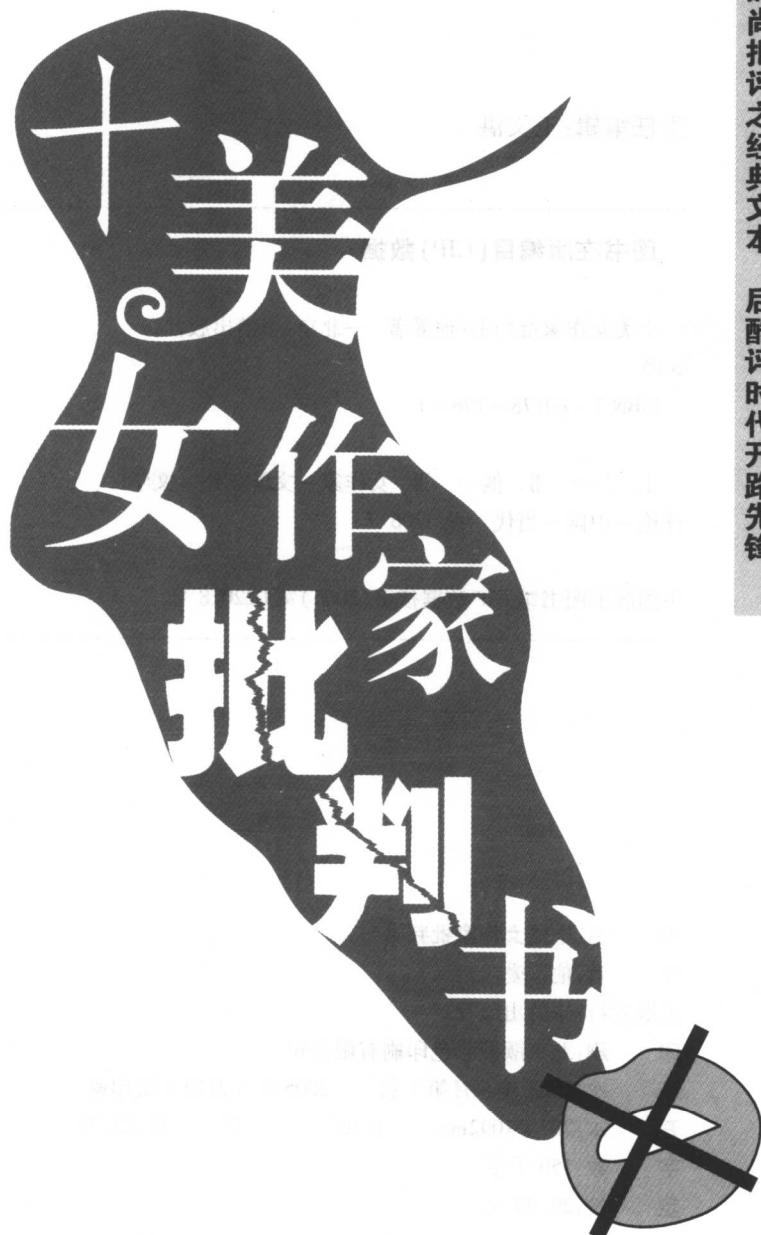
他爱 著



华龄出版社

时尚批评之经典文本，后酷评时代开路先锋

时尚批评之经典文本，后酷评时代开路先锋



他爱 著



华龄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文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美女作家批判书/他爱著. —北京:华龄出版社,
2005

ISBN 7 - 80178 - 196 - 1

I. 十… II. 他… III. 女作家－文学创作－文学
评论－中国－当代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2018 号

书 名:**十美女作家批判书**

作 者:**他 爱**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印 刷:**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 1092mm 1/16 印 张:12.75**

字 数:**150 千字**

定 价:**20.00 元**

地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邮编:**100009**

电话:**84044445(发行部)**

传真:**84039173**

文学不是性来性去，
文学不是叫春拉肚，
文学更不是脱衣舞试验田，
文坛更不是裸奔赛马场……

新一代批评家痛击文坛假面具
舞会，十位当红女作家集体被批。宣
称以此书给美女作家立牌坊。

全书语言直接犀利，锋芒毕露，
处处闪烁着文学语感的刀光剑影。是
一部文学底气十足、生猛出击的文学
批评文本。它揭开了美女作家的面纱，
还其本来面目，彻底否定文坛风起云涌的
“身体写作”浪潮。以时尚的语言开创了文学“后酷评”时代。

作者简介

他爱

原名韩卫兵，甘肃白银人，吉林大学法律系毕业。

2004年在《大学周刊》开专栏；所撰《80后的造妖运动》、《我恋爱，你管得着吗》、《北大正成为北小》等文章，曾经引发激烈争论，著有酷评集2本，长篇小说一部。



公器

选题策划：王文湛

责任编辑：王文湛
封面设计：耳目设计



010-50662002

我常常在想，如果我是一个作家，我一定会写一本关于美女作家的书。因为她们都是美丽的，而且她们的文学作品也都很美。但是，我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书。我之所以没有写，是因为我害怕自己的作品会受到批评。我知道，我的书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甚至可能会被一些人认为是不道德的。但是，我仍然坚持我的写作，因为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写作，让更多的人了解到美女作家们的才华和美丽。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尊重彼此，我们就能够创造出美好的作品。

给美女作家立个牌坊

我知道这部书的出现会让一些人感到不安，但它出现了，就在你们的眼前，或许让你们惊讶，更让一部分人愤怒，写得如此的狠。他爱竟然一开口就不给美女面子，太不像话了！非也，非也，我这本书明明是在狠狠地夸她们，夸她们的演技，一群演员的演技达到极致的时候就需要給她们立一个牌坊，而我就是想做个为美女作家们立牌坊的人，把她们的光荣事迹发扬光大，流传千古。这本书可作为一部美女作家史，供文学史学者们研究中国美女作家历史流程时用。从李清照之类的美妙女文人发展到后来张爱玲、琼瑶的顾影自怜再到棉棉、卫慧……木子美，现在，她们进化成什么样子了？她们的文学外衣越来越少，

她们的野心越来越大，她们变得只会动作不会句子，她们丧失了语言的灵魂，只有满腹经纶的身体枢纽。

我的评论，是文学批评，不是“人”学批评。只针对其文学作品而言，而非其做人。在文学评论语境中，每个作家的名字代表的是其文学作品的统称，在此前提下才能进行文学批评。这也是我对本书的郑重提示。

女作家，已经用“身体写作”行了一个充满怪癖的文学酒令，浇灌出一个文化泥潭，荼毒着清醇美好的东西，她们不用人类的语言，只会用动物语言，努力不停地以“贱叫”的方式来释放自己那点丑恶的本能和堕落的脾气。卫慧所擅长的动物语言是蝴蝶的尖叫，她那篇《蝴蝶的尖叫》其实比她的《上海宝贝》更能代表她的文学寓意。九丹小说携带的动物语言则是乌鸦的丧心病狂，其主要文学成分是含毒量极高的精神鸦片。春树的文学身体语言则是不厌其烦的呕吐，鞠躬尽瘁，“吐”而后已，结成一个个苍白可怜的自虐铁丝网，而她就悬空在空空的格子的中央让大家观赏，她的全部小说可以形象地理解为青春期不良反应后遗症造就的拖拉而长期排泄的分泌物。木子美的身体语言更是赤裸裸的原始，接近于蚕的“作贱”自缚，其狂野更成为一种腔调，席卷了当前的整个文化原野。盛可以文学的身体语言是奶牛一样的语言，喷出的是乳汁，其文学创作是不断挤奶的忙碌动作。安妮宝贝简直就把自己粉饰成一个白雪公主，她那断壁残垣式的文学篇幅俨然一幅幅成人版本的安徒生童话；她梦游般走入自己忧郁迷津的死胡同，在她心中梦境语感的迷宫中捉弄自己，跋涉在她那梦吟的虚假人性的凄惨边缘，并且以为只有如此这般的姿势

才让她写出的文字钻入人们内心从而达到沁人心脾的预期效果。尹丽川则是执意古板地和自己过不去，站在自己的反面说话，她的文字策略就是反常，并且用这一种反常的表现来让大家对她感兴趣。你明明想形而上，可她就是要选择形而下，就是要故意和一般的人“文学”得不一样，于是她搞“下半身”，强调“再无耻一点”，干巴巴地写着《贱人》。虹影文学的动物语言则是孔雀的叫喊，既像鸟又像鸡的东西，大尾巴的毛皮高贵是孔雀撑开的唯一门面，这象征了虹影文学的半土半洋和虚伪做作的高贵露尾，——不就是多了个重重身份的空架子么？把写字台乔迁到了英国然后在自己的小说人物身份上添加几个不同的国籍标码，就是所谓的国际写作了？一把老梳子用到老，换汤不换药地在自己的小说中套用国籍上的多重身份，以此为障眼法，试图把性乱的表演用在国际身份的混杂角色里，造成更大的复杂效果。因此，一个虹影炮制的文学水产可以看作是“金三角”地盘上刻意栽种出的杂交水稻。要么写中国的，要么写外国的，这么故意结扎一般地抽出一捧捧杂交水稻，让人不得不怀疑她是不是江郎才尽，唯此一技了。

在人们震惊甚至愤怒的时候，她们发了，扬名立万了，而当人们好奇地打量她们所谓的文学作品之时，往往发现，原来她们的写技是如此之差，表演表演表演，她们的节奏就这么快，美女作家互相争、抢、比、夺、骂；她们从来不从深处思考，就会大张旗鼓地做作。很显然，这一批人把文坛当成了“T形台”，一个个地做起了穿着文学外衣的上镜模特，摇头摆尾是她们唯一的动作姿势。于是，出了名

的女作家，一个个成为披着文学外衣的美女经济师。

美女作家惯于以自己的身体做广告，努力开发自己的身体，源源不断地吸纳外部资金才是她们真正的追求，而文学成了她们谋求一夜扬名从而终身暴富的手段，文坛成了她们战旗猎猎的赛马场。她们以自身那几乎荡然无存的廉耻为代价，以身体为赌注进行着异常激烈的赌博，以文学的名义叫卖身体。文学是干什么的？文学是摆弄身体的吗。摆弄身体也就罢了，但她们非要把自己的身体做作配置到文化语境当中，以时尚的名义为自己的无耻开脱罪名，以无知的方式成全自己的脸面。嚼着橡皮的口香糖，安装着文学的假体，她们所谓的真实身体是在文字表皮下掩映着的假体，人造假体才是她们文学中的身体，因而她们的身体意识是机械的，形式主义的；是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的。她们在大多数时候没有自己真正的东西，只在临摹别人描绘过的体验，过着一本正经的空洞无物之优雅生活。她们甚至可以把一本一个世纪以前的西方地摊文字转化成为中国文坛上一部响亮的叫春小说，而唯一需要的就是展露自己，把自己浅薄和无知毫无遮掩地呈现出来，以身体的形式。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野心勃勃的美女作家不需要观察生活，不需要体察民情，只需把自己关在狭小的浴室里照镜子，而反映生活的唯一出路就是毫不羞耻地影射自己的身体。

文学不是性来性去，文学不是叫春拉肚，文学更不是脱衣舞试验田，文坛更不是裸奔赛马场。我相信，一个接一个的美女作家，在用文字的乱码作为载体来抖漏出自己的身体乱麻之前，的确花费了几分钟的时间去想文学本

身,但她们最大的注意力却只是集中在前一个已经一炮走红的文学脱客,从那里借鉴和决定自己将如何施展某一套谋略才能达到超越前者的效果。性,成为美女作家们暴名牟利的最后一节必修课,疯狂的必要和野性的值得,略施一计就可令公众挂鼻子相看。文学的起点和文本的腾飞可能性一点都那么没有必要,性才是唯一的可行性计划。什么都可以不知道,只会用文字作为载体坦荡荡地裸露就行了。把野心暴露出来,那叫真实;那丑陋露出来,那叫反映别人的丑陋;把恶心使出来,别人一恶心一反感,就马上说那是别人心理有问题。用文字卖办自己,非得叫自己文化一点才好、非得清高一点才行;务必要小资一点,一定要和老外搭上关系,最好到国外一趟……这就是当前女作家唯一的本能。她们的文化真身是假体,是植物人,就会那么一个机械性运动。

古代的歌赋艺妓尚且有犹抱琵琶半遮面之良好风范和光荣传统,现今之美女作家却毫不遮拦地轻装上阵,捧胸露腿。你们把身体混合在文字里面放在众人眼皮底下,而我们是睁着眼睛的,睁着眼睛自然会看,看了就想说两句,袒露身体是你们这些美女作家的本职工作,对美女作家的批评更是我们这些评论者的职业冲动。既然美女作家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搔首弄姿,我们这些批评者就不得不对之评头论足。美女作家们把身体表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部分时,批评家的眼光自然要落到你们以身体为道具所制造的恶心蛋糕上,不得不把目光放在你们矫揉造作的斑点上探究一番。话说回来,你们逢场作戏,被批评也是你们的需要。因此,你演你的身体文学剧本,我写我的酷评

文章读本，都是生意嘛，互相照顾着。

我这么卖力地在美女作家牌坊上题下这些微词，我的功德却可能胜过任何一个吹捧和谄媚她们的人。在这个半边天的社会，女人的半张脸比男人的半条命都重要，要说是谁欺谁还不一定呢？看看这些需要批判的人，她们都很骄傲，估计在大街上一定很趾高气扬，要是碰见我还说不定踩我一脚呢！这个文学牌坊，我认为自己立得对，写得值得。这是一本直言书，唯以击破累卵，文学的纯正写作才能破壳而出。

他爱

2005年3月10日

目 录

序：给美女作家立个牌坊

盛可以批判：盛可以，还有什么不可以

喷射的文字是一种毒

1 盛可以，就这么被捧起

文学盛可以的浅和深

水乳作家构筑的文学乳房

谁是70后的尾巴？

春树批判：对不起，我要批批春树

抬头望见北“丑”星

17 春树的“酷”肉计

春树文学的酷，是一种呕吐

无耻的平淡生活

特务还是模客

春树的脂肪小说

活宝和耍宝

极度无聊假扮颓废

卫慧批判：卫慧文学的蝴蝶三贱法

飞流直下三千尺

43 解读上海宝贝的关键词/

性欲其外，败絮其中

安妮宝贝批判：泛滥寂寞不过是一地鸡毛

应该向余秋雨学习

57 成人借口的童话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安妮宝贝，如梦令

九丹批判：信誓旦旦的妓女情结

无耻最光荣

73 信誓旦旦的妓女情结

文化领域的鸦片

讳莫如深的文学滑稽

尹丽川批判：半身不遂的下流叙事

测测尹丽川的文学温度

93 《贱人》与“美感”绝缘

就是让人不舒服

虹影批判：虹影离泡影有多远？

饥饿艺术家的文学演出

107 扶不起的《阿难》

研讨还是讨厌？

照猫画虎之外的生活

棉棉批判：昔日闻棉棉，今朝观败絮

性的痼疾和拉肚

123 棉棉文学病相报告

败落的文学花瓣

赵凝批判：东施效颦的姿势和画饼充饥的笑话

“胸口写作”是挂羊头卖狗肉

139 一场草船借箭的把戏

缝制“皇帝新衣”的文学裁缝

木子美批判：木子美游戏的开始和结束

传说中的木子美

159 木子美的文学码头

木子美批判之批判

木子美游戏的开始和结束

后记：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作家

177

十琵琶

183

盛可以批判



盛可以，还有什么不可以



shimeiniuzongjiaipianhua

盛可以，女，70年代生于湖南益阳。2002年开始小说创作，作品刊于《收获》、《天涯》、《芙蓉》、《花城》等刊物。著有长篇小说《水乳》、《北妹》、《火宅》，短篇小说集《谁侵占了我》等。2003年获首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

【总结呈辞】

盛可以有着水乳参半的北妹诉说，她的小说同样也是：一半是乳，一半是水。盛可以那么骄傲地用文字歌唱着她的快感：“他赤裸的身体无比雄壮，他像砍柴人一样举起阳具，饿狼一样地刺向我，那阳具像把刀子深深地扎进我的身体，烙铁一样在洞穴灼烧，我发出了处女一样的痛苦嘶喊：痛！”这样喷出的文字汁液应该算作是瀑布一样潺潺而泻的乳液了吧！北妹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处女身子，就算被糟蹋了，也竭力说服自己是个处女，这样才可以重新收拾起行头另谋生家，还要尽量说服自己是个纯洁者；就算身体被肢解了也在意识头脑里把自己寄托在一团圣洁的天河中，这样就认为自己依然是贞洁的，一如既往地高尚，而不是卑劣的；就算身体被糟蹋成一片废墟，她总是守着这个精神诉求，永远是个处女，万无一失的精神处女，在精神上是他人污染不了的。这只是个情感寄托罢了，堕落到最低级的人是看不到自己的身体的，精神也无处寄放。无法寄放的时候就只好坦言“无爱一身轻”，就算有爱也没地方寄放啊！以上这些话就是我对盛可以的小说《北妹》点透内心谎言而做出的评说。她在《无爱一身轻》一文中写道：“我一直觉得，

不管什么时候，我都是个纯洁的处女。”而在这篇文章里，她就只写女人和男人的生殖器官。

盛可以文学中的“乳”，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幼稚。别看她的文本篇章里处处言性，看似成熟，其实这种刻意写性、直白地把性器官挂在嘴边的做法，恰恰说明了她的幼稚心理。这和一个小孩在夜间赶路时惧怕黑暗而以大声唱歌的方式来给自己壮胆一样，或者和一个害羞的人在人多处怕别人看出他胆小而故意说脏话一样，是一个道理。盛可以的文字是幼稚的，可以说乳臭未干。

盛可以文学作品的另一半是“水”，在论述盛可以作品的关键词里，她的水，是水分，流水账，和假得生硬的泪水。如果祛除盛可以污水一样到处流窜的字句，那么她的作品就只是满眼的男女交合与不断复制的三级片。刻意摆出的性感建立在脏乱不堪的普遍层面，纵然绞尽乳汁也是无济于事，扑文盖篇地挣扎出一副钢板一样面无表情的故事情节也是惘然：《火宅》里我看不到燃烧的火，只看到干巴巴的文才匮乏和假得要命的情感寄托。那些对该书逢场作戏般的评论文字大都是些浅白而令人讨厌的吹捧，是冲着作者的脸写的评论，而不是看着小说写的。那些拍马屁的所谓评论，唾沫一样只会淹没作者本来的才华。所以盛可以，你不要那么高兴得太早了。你的小说远远未达到所谓的惊天地、泣鬼神，吓人的只是你的那些性念头和性文字。就文学而言：北妹盛可以，水乳参半。

喷射的文字是一种毒